

# 德国智库动态

四川外国语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第 10 期 2015 年 10 月 30 日

---

## 本期主要内容

- ✚ 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达成
- ✚ 俄罗斯及其邻国对“伊斯兰国”的反应

## 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达成

### ——TPP 给欧洲贸易政策带来压力

经过五年旷日持久的谈判，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在内的 12 个太平洋周边国家的贸易部长终于就签署全面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TPP）达成了一致。如今，该协定能否顺利生效以及何时生效，主要取决于美国国会的审批进程。一旦其生效，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将由此诞生。TPP 的签署不仅意味着几近零关税的商品贸易以及农业和服务业市场的大范围开放，而且贸易和投资的最低强制标准也将就此设立。被 TPP 协议排除在外的第三方国家成为输家，首当其冲的便是欧盟和中国这两大经济体。它们在贸易政策方面陷入了被动防御的境地。

TPP 曾由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四个核心国家组成(P4)，它们于 2005 年签署过一份自由贸易协定。2009 年，美国、澳大利亚和秘鲁表达了同这四个 TPP 创建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意愿，后来又有越南(2010 年)、墨西哥、加拿大(2011 年)以及日本(2012 年)陆续加入进来，于是 TPP 逐渐成为了亚洲贸易政策的基点。它代表了全球总人口的 11.1%，全球国民总收入的 36.2%和全球贸易总量的 26.2%（2014 年）。对参与该协定的国家而言，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型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和光明前景。首先，TPP 保证各成员国进入亚太地区巨大的进口市场时能获得长期优惠权；其次，对外贸易的增加和由此加强的国际分工能为所有成员国带来更多的贸易收入和工作岗位，并拉动经济增长；第三，关税下降和在初始规则、关税清算、投资以及数字联网方面设立共同标准能够形成更高效的、超越国界的生产链和运输链，从而降低成本，使商品更具竞争力。第四，成为 TPP 协定的一员能够表明签署该协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对接市场的能力，这些能力是反映它们吸引外资能力以及全球区位竞争力的重要依据。第五，该协定对贸易标准有强制性规定，这将加深成员国的经济融合并推动国际贸易体系向前发展。最后，除了上述令人期待的贸易政策方面的好处之外，TPP 还有很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它使美国立足于亚太地区，为其在亚洲建立安全政策联盟打下了贸易与经济政策方面的基础。TPP 表明，美国并没有因为中国的崛起而被排挤出亚太地区。

## 继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之后最重要的贸易协定

虽然 TPP 协定的具体内容还不广为人知，大家了解它也只是通过新闻报道和政府官方网站所公布的信息概述，但是可以断定，协定内容将会彪炳史册。第一，这 12 个 TPP 成员国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其中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自由化尤其意义深远。第二，协定中关于开放市场、自由化和标准化的规定涉及面广。第三，长达 30 章的协定内容涉及众多话题，可以说就是为深度融合市场准备的。

TPP 将进一步扫清货物和商品流通环节中的关税和贸易障碍，但加拿大和美国在汽车业和服装业设置了较长的过渡期和强制性的免税价值创造比例。根据谈判结果，一辆进口车要免征关税，至少需要该车价值的 45% 创造于 TPP 成员国。就在谈判结束之前，各方对这一比例还争执不下，尤其是北美自贸区 NAFTA 协定中将这一比例定为 62.5%。较此更具争议的是关于开放农产品进口的话题。日本最终接受了事实上的农业市场开放，为此，它将损失大量农业关税收入，尤其是牛肉关税税率将从 38.5% 降至 9%，猪肉关税税率将从 482 日元/千克降至 50 日元/千克。而加拿大虽然通过保护性管理体系成功保住了自己的奶制品和禽类产品市场，却也不得不首次把两者的进口率提高至 3.25% 和 2.1%。美国开放了奶制品和糖类市场。此外，木材、葡萄酒、水果、蔬菜、羊肉、鱼类以及海鲜产品的关税也将尽可能减免。

如前所述，TPP 已经超越了传统商品贸易的范畴，包含了诸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跨国界”措施：（1）在服务业贸易中将不再有数量限制、强制设立分公司的要求，也不再允许歧视性管理和公开招标。这些原则在协定中被进一步确定为适用于电信行业、金融服务业以及电子商务。欧洲人对此持保留态度，他们担心今后会无法禁止在自己国家领土之外存储核心数据。（2）为了增加歧视性贸易的难度，谈判各方一致决定履行有约束力的透明化义务，涉及到诸如关税清算、健康与植物保护（SPS）、技术性贸易壁垒（TBT）以及贸易政策保护措施等方面。

（3）在投资方面适用常见的非歧视性保护标准。如果发生非法侵占财产和采取歧视性政策的做法，投资国可上诉至仲裁法庭。需避免不当使用涉及烟草工业的过程担保和附加退出条款。（4）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谈判各方同意设立法律标准，并履行严格将这些标准执行于商用过程的义务。对于生物制药方面的专利保

护，各方制定了为期五年的最短期限——远少于美国制药企业要求的 12 年。地理原产地的保护则仅限于商标保护范畴，这在欧洲人看来是不够的。(5) 在公共采购方面，需要按照准入名单所列的国有机构和企业在 TPP 成员国范围内进行招标。(6) 在国有企业方面，TPP 成员国有义务遵循面向商业、非歧视、中立监管、不补贴和透明原则。(7) 在“工作、环境与发展”一章，规定成员国有义务执行国际劳工组织（ILO）规定的工作标准，执行权威的国际环境协议以及经济发展共同原则。这里所确立的义务还包括要求越南政府承认工会法律、要求马来西亚政府限制走私人口、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对有害且不可持续的捕鱼业进行补贴、要求所有成员国大力打击濒危物种贸易等。(8) 除了上述“工作、环境与发展”一章，其他协定章节中还包含了履行义务、在筹建各类组织时保持长期合作等内容。(9) 在所有章节中都规定，若国与国之间发生争端，可以获得调解，包括在工作与环境领域。如果具有约束力的仲裁法庭裁决结果未得到执行，还允许使用报复性贸易政策。

### **TPP 能否获批尚存疑**

只要所有 TPP 成员国一致批准 TPP 协定，或者两年后至少有六个国家批准该协定，且这六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有所有 TPP 成员国经济总量之和的 85% 以上，该协定就能生效。因此，TPP 能否顺利实施主要取决于美国和日本这两大经济体。如果说日本批准 TPP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么美国能否批准它则尚有悬念。今年六月，赋予美国总统特别授权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简称 TPA）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TPA 使美国总统在推进某些重要贸易谈判时获得特别授权，而接下来国会只能通过或否决该贸易协定。该授权对 TPP 谈判达成最后一致尤为关键，因为如果没有该授权，美国的贸易伙伴会因为担心美国国会后续可能发起的进一步谈判而不肯亮出底牌。然而现在，国会议员、游说团体和媒体对谈判结果却颇有微词。

虽然现在协定的内容尚未正式对外发布，已经有一些有影响力的议员和总统候选人表达了怀疑和失望情绪，甚至是公开反对。希拉里·克林顿曾以国务卿的身份参与发起了 TPP 项目，如今在大选中却站在质疑者阵营。另一方面，重要的工业和农业组织则支持 TPP 协定。因此从现在来看，最终的投票结果还存在悬

念。但是有一点不容否认，鉴于民主党对 TPP 持否定态度，如果没有共和党的坚定支持，TPP 很可能会流产。还有一点比较清楚，那就是另找时间批准该协定会造成极大不便。国会投票需由国会经总统正式对外宣布官方消息 90 天后才能启动。国会需要额外的时间来审阅 TPP 草案，而这在 2016 年 3 月份之前几乎无法完成。而美国总统大选的重要预选阶段又会在这期间开始，这会再次为 TPP 支持者赢得对该协定的政治支持带来困难。这样一来，不排除会由奥巴马的继任者将 TPP 协定提交国会进行表决。

### 被动防御的欧洲和中国

虽然我们无法预测美国的审批进程，但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的实现确实渐行渐近。对于没有参与签署 TPP 的第三方国家而言，TPP 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及贸易政策、对其双边贸易体系的潜在影响，都不可谓不大。

TPP 协定中所确立的市场开放原则、自由化原则以及标准化原则不适用于没有签署该协定的第三方国家，因而它们将会由于协定缔约国的歧视性贸易政策而蒙受损失。这些第三方国家将面临压力，要么加入 TPP 自贸区，要么无条件接受新的贸易规则。其可能导致的后果就是多边贸易体系失去关联性和普适性。在亚洲，TPP 可能会远超其现存的经济吸引力而引来更为明显的关注。韩国、泰国、台湾和菲律宾已经表明了它们对加入 TPP 的兴趣。虽然对许多亚洲国家而言，TPP 的标准相当严格，它们暂时还没有想过要加入其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TPP 成为权威的贸易政策框架并叠加亚洲地方主义并非毫无可能。将于今年 12 月底宣布启动的东盟国家地区经济联盟因此也面临着在贸易政策上分化为 TPP 成员国和非成员的危险。从中期来看，中国也存在着加入 TPP 的可能性，原因是否则它将面临贸易损失以及今后被排除出贸易政策发展蓝图的风险。但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尚有回旋余地，它可以推行一系列以自己为中心的融合政策，例如东盟 10+6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带一路（OBOR）以及加强金砖国家的合作等。

TPP 协定的签署也可能对欧洲的对外贸易造成明显影响，尤其是影响欧洲对日本的出口。除此之外，布鲁塞尔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世界的某个地方将会出现一些对欧洲不利的、没有欧洲参与的多边贸易规则。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与亚

洲国家签署协议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地缘政治上都更为重要。此外还可以想象，如果由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大国参与的 TPP 无法实现，就将大大增加各国成本，从这点上看 TPP 也必须成功。对欧洲而言，这不仅涉及到平衡 TPP 造成的市场份额损失的问题，还涉及到不带歧视政策的亚太市场准入问题。如果欧洲不能成功打造一个跨大西洋经济圈，同时在太平洋地区又出现了类似的经济圈，那欧洲对第三方伙伴的吸引力必然下降。因此，欧洲加强与美日两国的贸易往来就显得十分必要。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跨地区的协定同世贸组织的全球性规则框架协调起来。欧洲还应赶在中国申请加入 TPP 之前与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

（本文译自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 2015 年 10 月份的评论文章，作者汉斯·君特·希尔珀特(Hanns Günther Hilpert)。）

## 俄罗斯及其邻国对“伊斯兰国”(ISIS) 的反应

俄罗斯以维护自身在对抗“伊斯兰国”(IS, ISIS) 过程中的安全利益为由解释了其出兵叙利亚的原因，并且指出在对抗这一恐怖主义民兵组织的进程中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今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俄罗斯及其位于高加索及中亚地区的邻国可能会遭到“伊斯兰国”的威胁。然而从俄罗斯在叙利亚至今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看来，这一理由更可能是一种手段，其背后的动机实际是大国俄罗斯欲在中东地区发挥决定性作用。

2014 年之前，阿富汗问题一直是个安全政策议题，它促成了俄罗斯及一系列位于中亚及南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其最显著的表现是《北方运输网》(Northern Distribution Network) 的建立。通过这一网络，国际军队可以在兴都库什山脉获得物资补给。2014 年，乌克兰危机将阿富汗排除出政治和媒体关注的中心，而就在这时，美军大规模撤出阿富汗使这一地区的安全局势问题愈发凸显。此时出现的另一个挑战——“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实施的谋杀活动——成为了安全政策的焦点。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由此产生：“伊斯兰国”的民兵在阿富汗的一些省份作战；一个像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一样，被大规模驱逐出家乡并潜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圣战小组

自 2015 年起脱离基地组织转而投靠“伊斯兰国”。据阿富汗政府称，目前有数千乌伊运民兵参与了在自己国家的战斗。而俄罗斯和其它独联体国家则对圣战组织进入叙利亚战场表示了不满。

2015 年 9 月 15 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借分析“伊斯兰国”与阿富汗的联系之机，要求国际社会协调一致对抗“伊斯兰国”。峰会东道国塔吉克斯坦也指出，其作为与阿富汗有着最长且最难控制的共同边界的独联体国家，直接面临着那里的安全局势所带来的后果。在塔吉克斯坦的一名高级安全官员投奔“伊斯兰国”后，这一恐怖主义民兵组织在该国成为了一个议题。根据杜尚别当局内务部长的陈述，已有 500 名塔吉克斯坦人加入了“伊斯兰国”的战斗队伍。然而在引用这些来自独联体地区的数据时需要注意：这一地区的政府与安全部门之间给出的说法常常相去甚远，需要核实。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推断，约有 1.3 至 1.5 万名外国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伊斯兰国”效力，而其中有数千人来自俄罗斯、高加索及中亚地区。

### **“伊斯兰国”作为俄罗斯国内安全政策的议题**

在杜尚别，普京首先大致概括了以阿富汗为中心的极端主义势力的威胁，并特别强调了“伊斯兰国”在阿富汗某些省份的战斗，以便为他的讲话最后能完全集中于该组织做铺垫。他认为，已经控制了叙利亚及伊拉克部分地区的“伊斯兰国”会将其实施的恐怖主义活动扩大到欧洲、俄罗斯、中亚以及南亚。总而言之，“伊斯兰国”对全世界都具有威胁，因而要求各国在叙利亚展开反恐合作。9 月 28 日，普京在联合国全体会议召开前再次呼吁全世界共同对抗“伊斯兰国”。

为使因乌克兰危机而中断的国际反恐合作重新开展起来，克里姆林宫在外交部新设了一个副部长职位，并将这一职位分配给俄罗斯联邦情报局的一个上将，他曾负责 2014 年索契冬奥会的安全工作。

直到 2015 年初，俄罗斯还始终认为“伊斯兰国”不会兴风作浪，只是将其视为众多反对“叙利亚合法政府”阿萨德政府（该政府与俄罗斯结盟）的伊斯兰抵抗组织中的一员。在 2015 年 4 月与民众的“直播连线”中普京还表示，“伊斯兰国”对俄罗斯没有威胁，而那时的俄安全部门已经注意到，涌入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年轻人正在增加，并警告人们提防从这些国家的战区归国的人员可能带来

的危险。4月22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一次采访中才首次将“伊斯兰国”称为“俄罗斯的主要敌人”。

2015年，俄罗斯发生女大学生瓦尔瓦拉·卡劳洛娃（Varvara Karaulova）前往叙利亚未果事件，俄公民出走叙利亚这一现象这才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2014年12月底，俄罗斯将“伊斯兰国”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因此而无视其它存在于叙利亚和伊拉克，有俄罗斯公民尤其是车臣人和达吉斯坦人参与的伊斯兰团体——如主要由北高加索民兵组建的“圣战组织移民和支持者武装”（Jaish al-Muhajireen-wal-Ansar）。国外及俄罗斯观察家，包括2015年7月提出批评的俄《新报》（Novaja Gazeta）谴责俄罗斯对圣战者从北高加索及其它地区前往叙利亚袖手旁观，因为据称这可以减轻俄罗斯在反恐投入上的负担。发生在俄罗斯本土的恐怖行动确实减少了。自2007年起就在北高加索地区地下斗争中做协调工作的“高加索酋长国”（Kaukasus-Emirat），从2014年年末开始由于一些战地指挥官投靠了怀有分裂意图的“伊斯兰国”而受到动摇和削弱。据俄罗斯伊斯兰问题专家阿列克谢·马拉申科（Aleksiej Malaschenko）所说，甚至有官员从达吉斯坦共和国前往叙利亚，以支持来自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国”民兵，使他们得以在中东进行圣战。“伊斯兰国”在2015年加强了他们在互联网论坛上的宣传，而有关当局并未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加以特别关注。

### 高加索：“伊斯兰国”的攻击目标？

2015年6月23日，“伊斯兰国”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德纳尼（Muhammad al-Adnani）宣布高加索地区的Wilajat Kavkaz省为“伊斯兰国”哈里发（IS-Kalifat）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宣传行为，不意味着“伊斯兰国”在这一区域拥有军事存在甚至控制这里。但这象征着这一恐怖主义民兵组织对北高加索地区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在不断增加。在这之前已有越来越多“高加索酋长国”的精神或军事领袖宣誓效忠“哈里发”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并脱离基地组织。由此可以确定，继北非、也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圣战组织之后，这一趋势已在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教地下活动中形成。自此以后，俄联邦南部面临“伊斯兰国”威胁的可能性将不断增加。而就在不久前，俄联邦和地方安全机关还声称，这里的恐怖主义行动在减少。作为反应最强烈的警告者，车臣共和国总统拉



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w）再一次大出风头。他呼吁所有穆斯林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被他称为魔鬼国家的“伊斯兰国”。对卡德罗夫来说，“伊斯兰国”是西方国家反伊斯兰政策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他和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看法是一致的，他经常批评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实施了灾难性的干预”。卡德罗夫愿意提供军队前往叙利亚，而俄罗斯当局至今都不考虑开展地面进攻，因为这样会与对方的车臣民兵直接相遇。“斯塔夫罗波尔的哥萨克军”也声称已准备好向叙利亚派兵。

然而，在北高加索地区，那些被认为明显由倒戈“伊斯兰国”者所为的恐怖主义行动并没有增加。到 2015 年 9 月为止，只有发生在达吉斯坦的两次袭击被认为是“伊斯兰国”的追随者所为：一次是针对某一个村庄清真寺的伊玛目（即领拜人）实施的谋杀，另一次是针对一位先知全家的武装袭击。

在南高加索地区，警告提防“伊斯兰国”的呼声也在增加。在叙利亚战争的参与者中，有一些来自格鲁吉亚的潘吉斯峡谷，这里主要居住着车臣人。位于这一地区的阿塞拜疆也处于危险之中。来自阿塞拜疆的年轻人被拉入那里的战区，而这些人返回家乡后可能会对该国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关系造成损害。

### **中亚：在叙利亚与阿富汗的夹缝中生存？**

根据相关国家安全部门的说法，目前约有 500 至 600 名乌兹别克斯坦人、500 名塔吉克斯坦人、350 名吉尔吉斯斯坦人以及数百名哈萨克人在“伊斯兰国”的队伍中战斗。就连一向对这类消息持克制态度的土库曼斯坦也对本国国民参与中东地区的战争表示遗憾。今年春天，土库曼斯坦首次动员本国后备军，并将这一行动解释为受到了来自邻国阿富汗的“伊斯兰国”民兵的威胁。5 月，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举行演习，模拟防御由 700 名地下组织的民兵发动的入侵。在那些与阿富汗接壤的国家，“伊斯兰国”与阿富汗危机地区的联系已经成为安全政策的议题。例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投靠“伊斯兰国”的事件就给塔什干敲响了警钟：在越来越多的乌伊运民兵选择了“伊斯兰国”而非基地组织或塔利班后，这一臭名昭著的中亚圣战组织的上层将“哈里发”巴格达迪奉为了领袖。

与高加索地区及俄罗斯的情况一样，即使在后苏联时代的中亚，至今也没有记录表明存在由“伊斯兰国”实施的军事行动。在乌兹别克斯坦，距离上一次乌

伊运发动恐怖袭击已有数年时间。7月16日，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爆发枪战。官方将这次事件描述为成功抗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但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

从阿塞拜疆到塔吉克斯坦，源于“伊斯兰国”的跨国威胁深刻影响了后苏联时代的权力精英对于宗教极端主义这类挑战的处理方式：各种出现在权力精英管辖区域内的危机征兆都被归咎于外部威胁所致。于是，防御来自外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充当了证明独裁统治的合法性以及重新以苏联的审查模式制定国家宗教政策的手段。而这会使独联体国家面临来自“伊斯兰国”的间接威胁：相关国家会增加镇压措施，而这只会加剧而非减少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

## 展望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均声称在叙利亚实施空中打击主要是针对其它“反叛组织”而不是“伊斯兰国”。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所有针对阿萨德政权的反对派武装都应被归入“恐怖分子”之列，俄罗斯是为支持该政权而实施军事行动的，尽管西方国家批评阿萨德政权对平民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俄罗斯及其邻国无疑面临着来自“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的威胁。问题是，这些威胁是否会由于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而得以减少。俄罗斯因其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而将自己置于逊尼派的对立面，而其国内大多数的穆斯林均属于这一教派。此外，对于干涉叙利亚内政会因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表态而增添宗教色彩。空袭会被美化成“圣战”行为，而指责俄罗斯欲在中东地区施加历史影响的声音也会不绝于耳。（本文译自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2015年10月份的评论文章，作者乌韦·哈尔巴赫(Uwe Halbach)）。

---

《德国智库动态》由四川外国语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根据德国各大权威智库的公开信息编译，每月30日出版。

地址：四川外国语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重庆市沙坪坝区烈士墓，邮编400031

电话/传真：+86 23 6538 5696

电子邮件：dgyjzx@sisu.edu.cn

网址：dgyj.sisu.edu.cn